遜學齋文鈔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八

瑞安孫衣言劭聞

王定甫讀左漫錄序

予一日夜過定甫定甫出書一卷曰讀左漫錄者跋予其從大帥廣西軍營時讀書劄記之辭也所得僅百餘條而於邸明之意及後世註家之說多有發明然其旨非盡主於說經蓋於兵家勝敗之際尤致意焉而往往多爲挹損之辭予讀之固知其有慨乎言也張耳陳餘用廝養卒以紿燕淮陰侯得李左車西向而坐東向而師之彼其出於奴隸之賤或敗亡係虜之餘而耳餘韓信卒用其言以成大功古之號爲名將善收羣策固如此今一旦藉大臣宰相之重憑國家全勢

辮賊萬里之外其喣濡偷活於我掌握之中者屢矣雖嫗煦老耄未知所出然以其三軍之眾謀臣猛將列在帷帳必有智足以慮而勇足以為者而果其滿盈自賢之私深閉固拒屹不可撼雖有才如定甫徒令依託文字以自洩其無聊不平而於天下事卒深瞶坐睨莫之能救也此其有慨乎言之也豈為過哉豈為過哉

梅神吟館詩序

今世士大夫不學甚矣而婦人女子乃往往好言學問爲詞章然吾觀周召二南聖人取之以爲詩始而卷耳鵲巢[illegible]螽南山之篇說者皆以爲文王周公之德及其諸侯大夫而家人化焉蓋古者教女師傅保姆之法無異於男子而有家之貴者又必以身先之至於婦人女子皆有得於詩書之澤禮義之正匪易言也今士大夫之於學既貿貿然無所循矣而爲其婦女者乃相炫以文辭是豈爲有本者哉余友桂林龍通副之繼室何夫人能爲詩通副以其所爲梅神館詩見視夫人之詩固未離乎婦人女子之詞而頗能關切事務發明義理異於所謂相炫以文辭者也通副官京師不慕聲利而

以奉母讀書爲事方且求古人之所以立行濟世者而欲自有諸身則夫人之爲詩其異於世之婦人女子也豈足異哉

豈足異哉

俞蔭甫詩集序

予與蔭甫同年成進士同居京師游如兄弟間而未嘗知其能詩旣而蔭甫將奉母出都以所刻詩見示則已卓然成一家言予恨知蔭甫晩又三年蔭甫還京師予方奔走務而蔭甫旋視學河南別予去未久遂罷歸譜自予知蔭甫之能詩未嘗一日得與之言詩也今年夏予出守安慶以兵阻迂道吳中蔭甫與予相見大喜出所刊二巨編相示則益以數年來所爲詩而前所見去其十三四矣蔭甫爲予言自恨其詩不能如古人予謂詩無貴乎古也予之始爲詩亦嘗斤斤求合於古自唐人以後卽不敢觀旣久而後悔之夫詩豈古於三百篇而商周之頌正變之雅與十五國之各自爲風固不

相似至屈氏而易之以騷至蘇李而易之以五言亦未嘗相似也漢魏以降詩之無媿於古人者莫如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愈氏矣而其詩皆未嘗相似明人始爲復古之說非漢唐人之詩則不敢以爲于古人固甚似矣而乃無以自見其爲人是謂有古人而無我有古人而無我則惡貴其有詩也宋之詩人如蘇子瞻黃魯直陸務觀今學者薄之以爲非古矣然其詩具在其學問志節載之以出者讀其詩如見其人讀其詩可知其世又安在其不古也蓋立言之道惡其不文而無物而古今非有擇也蔭甫以細過去官未嘗少以爲懟方且閉戶治經以續其學今讀其詩蔭甫之志可見也蔭甫之時可知也而自謂其非古予謂此則所以爲古也予方有

四方之事恐不能復力於詩與藏甫亦恐不能常相見而讀藏甫之詩則固知其日進而可以爲古人矣咸豐八年十有一月書於嘉興舟中

項先生詩序

吾邑前輩諸先生之好學能文辭而與予相及者曰曹孜侯孝廉方雪齋學博及我項氏舅雁湖處士几山學博予少時以詩文從曹先生游最久雪齋先生於其退歸時一見之[illegible]湖几山兩先生在鄉里常閉戶不通交游雖予亦未得見後居京師乃屢見几山先生而雁湖先生終未之見也予初自京師歸方先生已卒曹先生亦老病及再自京師歸則曹先生與我兩舅氏皆下世矣士不幸生海濱窮僻之鄉不獨瑰奇絕特之人不能常見至於好學能文辭者往往亦不可得幸而有之而天又若重困之不使久居於世如諸先生者良可恨也予家居求諸先生之遺書獨秋槎雁湖兩先生有刻

本方先生書最多皆散亡凡山先生最篤學而所為書獨未成去歲之夏始得見我二舅氏茗垞先生之詩茗垞先生居鄉里亦罕與人通默默閭巷間今年且七十亦衰病矣蓋好學能文詞之人既不常見而及見之者又往往不知其可愛貴及其既久而思之則又將有不得見之恨矣此不尤可惜耶夫詩之於道淺也然予竊見能之者其志趣操行必稍異於俗人且人既為詩則必能讀古人之書讀古人之書則必有見於古人之志與事固有因是而自為於道者矣此其所以可貴也茗垞先生將自定其集屬予為之序予惡足以知詩而讀先生之詩輒嘆諸先生之不得見為可恨也因為序而歸之鄉之人有讀先生詩者亦知其難得而可貴也[illegible]同

治元年秋七月

乾州楊氏族譜序 代曾相國作

自魏晉以來譜諜之學重於天下一時士大夫好以氏族相矜尚而唐之興命相尤貴門第其後史臣撰述唐史至爲宰相世系之表顧獨怪自古將相並重而唐史詳於相獨略於將然太史公班固書於楚之項氏秦之王氏蒙氏漢之李氏金氏往往壹言其世誠以將相賢否關天下其勳業之施於一時必本於忠孝之教而瓌瑋雄傑之氣鍾毓於祖宗功德之積累者尤非偶然也唐至中葉以後相業之可紀者絕少而武臣猛將後先接踵然而郭子儀烏重允韓宏諸人猶能自言其系世而其廟祀之碑託於韓退之顏魯公之文字以傳其後武夫悍卒崛起草莽之間或育義兒養子以瀆其宗

而郭崇韜拜子儀之墓則不復知所自出矣人倫骨肉之誼壞薄至於如此則其於君臣上下之間豈復足以相恃唐衰而遂爲五季之亂豈獨天運使然殆亦人紀之窮哉今福建水師提督楊君岳斌乾州將家子自其封公將軍以武起家咸豐三年某起義旅於三湘君以水師將從克岳州漢陽武昌順流而東遂奪長江之險戰功爲最　天子用君爲水師提督固古之所謂名將也君既自請於朝占籍善化而先世邱墓與族人之在乾州者懼久而忘之故自爲楊氏之譜記其所自出而自高祖以下用歐陽氏法各列爲圖而屬予以序之予謂楊君以異軍特起屹然爲東南之重至今且逾十年天下但慕其材武勇略而不知其嚴於祖宗族姓間

其用心固如此昔孔子以戰陣之勇爲孝而自古大將立功當世其所以移孝爲忠者固又自有本也周宣王出師征伐亟光文武其時爲之將相者有方叔召虎仲山甫之倫而江漢之詩曰自召祖命常武之詩曰南仲太祖古時功臣世家名閥甚可念也　今天子方隆中興之業楊君厲揚江左實爲虎臣光寵施於宗族佑啓及於子孫楊氏之譜方且推衍盛大至於無窮尤非唐世烏重允韓宏之比而獨愧爲之序者無以與於韓退之顏魯公之文辭也是爲序同治二年三月

淮陽正氣錄序

嗚呼皖之禍可謂亟矣此其無辜而死者皆其鄉里鄉黨人嗜好言語之相通交游蹤跡之相及在先王時方務之以比閭族黨睦姻任卹之教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困之相收相養而不教之民乃恃其暴桀橫行鄉里互相屠殺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流離顛沛以至於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嗚呼豈非可哀也哉然其頑暴無法棄禮蔑義至於此極而一時民之激於義憤猶能捨不貲之身決旦夕之命忍饑餓冒白刃以與賊抗而其異夫野老婦人女子生未有師友之教目未睹聖賢之書當其逼迫困窮之時其勢可以苟且自活而慷慨激發義不偷生或赴敵

以捐軀或罵賊而不屈至於轘裂支解誼不旋踵抑又何其難也此雖國家德澤洽於人人然亦可見人性之善雖綱紀法度蕩然盡失而禮義廉恥之在人心者固有時而不可遏也然則因其本心之明而導之以善亦何在不可以爲治而今之爲吏於皖者且以謂豺狼虺蜴之徒不復可語仁義欲一切以刀鋸從事豈知禍亂之成由於不教者固亦名爲人上之過也嗚呼其亦可謂不仁也哉同治三年春予以權廬鳳潁道從中丞喬公治軍臨淮於是知鳳陽府事胡君玉坦上其所屬壽州鳳臺各死事者冊將以請卹於朝蓋自張樂行宮德張隆之變及苗沛霖之再叛壽州鳳臺之官君民死於賊者凡五千餘人可謂慘矣而其忼慨赴義備極毒虐以

亦數百人則尤可閔者也廬鳳穎道所屬三府四州其稱大約相類獨壽州鳳臺之人能以其事聞則其他之死而遂至湮沒者不尤可哀也乎予既上其册於大府復採取其死之尤烈者別爲一編而爲序之如此既以表章仗節効義之人以爲世勸而又以著人性之善雖當狹隘酷烈之餘未嘗泯然盡喪而爲吏者慎無謂吾民之頑不可教也且以警夫皖民之習於亂者使知一時暴桀之徒如張樂行苗沛霖等卒皆屠滅以死死而爲世詬辱曾狗彘之不如而民之抗賊以死者雖極慘虐於一時而其事赫然昭於斯世其姓名烱然列於史册雖死而無異於生也然則皖之亂民其亦何樂而爲賊也哉甲子六月書於臨淮軍中

丁松生書庫抱殘圖序

西湖文瀾閣向藏四庫賜書咸豐十年燬於粵賊又三年賊棄杭州去錢唐丁君兄弟甫入城卽購收殘本得其十之三四移庋郡學而爲圖自紀其事大帥某爲之名曰書庫抱殘圖丁君復屬予爲文以記之予謂丁君曰唐安史之亂郭子儀李光弼以諸道兵討賊克復兩京再造唐室功烈偉甚其麾下爪牙往往起屠沽躐將相天下之勢一變而趨於藩鎭武夫悍卒倜然肆於人上以致亡唐而其禍遂延於五代迄宋初而後止蓋自唐之衰人君漸不悅學而士大夫方競於進士浮薄之習不復深求大道雖以陸贄韓愈李翺劉蕡之賢不能少行其志至五季之亂則禮義廉恥蕩然盡矣此其

勢之所以一折而歸於藩鎮而武夫悍卒所以能禍天下之哉今日粵賊之禍無異於安史然自湘鄉相國首以文學大儒倡義鄉里而胡文忠江忠烈羅忠節皆一時儒者左提右挈卒夷大難雖一時後先扳附類多汗馬之勞然每克復省會則守土官即以興學為事　天子復下詔屬纔之使求遺書刻經籍與學者更始雖杭州受禍最慘當時所謂貴人達官張皇戎馬日在搴旗斬級之間而於丁君之蒐羅散佚亦若有深喜焉蓋太史公所云識時務者耶然或謂董晉裴度辟用韓愈于頔以禮聘溫石二處士未嘗不崇用儒雅而卒無救於唐之衰豈勢之所趨固不可返耶抑虛聲浮慕猶彼固不足以知之耶要以　明天子在上方以崇儒重道綱

洪國本而已士大夫憂危患難之餘孜孜向學如此此國家氣運之隆歟冀於唐之季世者已而丁君此學又能仰維
祖宗右文之澤首爲士林讀書之倡則其書尤可寶已
同治丁卯

瑞安北鄉團練義民表敘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六日瑞安並河諸鄉民既相約殺會匪城團解而金谷山賊聚如故其餘黨分擾江北流者纍十二十五都之祇陀山統師祀名道張啟煊以閩兵進逼之逵生員孫詒穀先行十六日詒穀燒祇陀寺啟煊進次程頭於二十六七都諸從賊者皆反正啟煊遂謀直搗金谷山復令起團練以助軍於是廩生吳一勤以一都團丁詒穀以二十五都團丁皆從行十七日啟煊以舟師與一勤詒穀約分道進而一勤詒穀先行金谷賊首復胥二十六七都諸村并力爲抗拒爲設食以款官兵一勤詒穀至碧山而賊數千突至遂大敗一勤詒穀幾不免已而舟師至擊巨礮擊之賊始潰

去凡團丁死者若干人今悉表之於左瑞安港鄉河鄉以禦匪禦賊死者附於後

雷瀆團練義民表仫

金錢會匪起平陽錢倉錢倉汛外委朱鳴邦首入會益張賊勢檄縣令翟惟本惟本懼奸人某謀兩利招賊爲團練言之惟本惟本喜招匪首趙起等入署飲酒府檄高令往偵賊惟本復招趙起等來共飲酒因爲言之道府謂賊解而賊焚掠平陽鄉間益甚豎旗平陽城外通平陽文武共祭旗平陽民謂官皆從賊益厲自錢倉以南瀕江諸鄉至北港南港及縣東諸鄉近瑞安者皆從賊獨雷瀆溫氏以大姓多壯丁嘗不入會生員溫和鈞走瑞安治團學士孫鏘鳴願團練鏘鳴激厲遣之遂屢與賊戰雷瀆在錢倉肘腋賊畏且恨悉衆攻雷瀆和鈞求救惟本惟本曰趙起等我團練也不應賊遂焚雷

潤和鈞與其父儒業妻陳氏佛林時標同時死團丁死者數十八人其弟生員溫和鏘獨挾數十人遁出會閩師帥秦如虎自福鼎張啓熖自處州皆來夾剿平瑞賊和鏘乃率溫氏團從官軍剿滅賊既而粵賊犯瑞安和鏘復從啓熖助剿先後陣亡若干人今悉表之於左平陽諸鄉以抗匪死者附於後

湖石團練義民表叙

金錢會匪既襲破郡城瑞安西北臨江諸鄉多從賊獨營前以上北至大嶨南至公洋數十村落從義士張家珍團於湖石謂之大港白布白布者學士孫鏘鳴治團時以布一方爲團勇號衣而書曰安勝義團會匪惡之呼爲白布會其後凡義民與賊戰賊皆謂之白布雖民間亦以團練爲白布也張家珍權譎善戰與賊連戰凡十日未嘗傷一人家珍死其弟景新領之湖石民尤義家珍家珍死湖石團練出戰皆白衣白旗幟戰尤力所殺會匪亦數千而團丁往往傷亡其後既從張啓煊滅會匪而粤賊又自青田出白沙嶺犯瑞安啓煊復調令助剿自咸豐十一年九月始團至明年五月粤賊敗

去始徼戰而死者若干人自張家珍周飛熊吳希璘外官不能卹也今悉表之於左瑞安大港中港鄉民以擊會匪粵匪死者附於後

塘後團練義民表敘

永嘉江潮西上九十里至溫溪止溫溪臨江岸居民數千人販鹽爲業而悍强能槍棒火器咸豐八年粵賊陷處州將下犯溫溪土民以小船伏灘下置鳥槍蓬隙中擊賊賊驚走溫州始無事由溫溪西北入山二十餘里深箐峻險過滿磐嶺有村據山半曰塘後居民二百餘家以大姓淩山中人然彼氣頗知大義同治元年正月粵賊已據青田溫溪民復謀擊賊求官以兵助官不應溫溪民始散入山而塘後民與近山各村自團山中賊遣青田姦民招之不從責獻粟米牛豕又不從而賊於二月初三日由溫溪入山塘後民置礮滿磐嶺賊至輒殲之賊恨甚悉銳攻塘後山中民聞賊礮即鳴鑼皆

詣滿嶴嶺連戰十日賊終不得上嶺十八日青田奸民導從
紅巖頭入紅巖頭出增後背守嶺者驚見紅巖頭賊旗始大
驚以潰而壯丁猶與賊鬬皆見殺賊怒盡燒其屋而去溫溪
民避賊者亦死焉死者若干人今悉表之於左永嘉諸鄉以
禦賊死者附於後

蔣氏莫如樓時文後序

今兵部侍郎廣東巡撫湘鄉蔣公為浙藩時將刻其大父兄弟蔣氏四先生之文予友王定甫通政既為之序癸卯[illegible]以示予曰盍為一言余既受而卒業慨然曰異哉蔣先生之論文也其志可謂大矣豈逆知其後人將有經世大業為國家建立非常之功者哉其稱述李文饒謂漢孝武以片言折武安衛將軍為得其要而謂文饒自作論三鎮詔開誠寫懷言簡而理盡論文宜識其意又謂趙括之不能讀父書為不知合變廉頗拒秦長平正與馬服君同一機括而括不知以為文亦不可無變嗚呼此豈時文家之言哉其志可謂大矣雖然先生豈徒言以欺世者哉夫時文國家之所以網羅人

材者也然自古取士之法雖漢唐以來未嘗不以文辭時文其尤雅者所發揮者四子之緒言所取材者三代之經籍所涵蓄而旁通者後世之賢奸得失而諸儒之名言奧論也自有明以來至　本朝五百餘年名公鉅人未始不出於時文而歸熙甫唐應德金正希黃陶庵陳臥子之所爲文則讀其文可以知其爲有道忠亮之士蓋其積於理者深則發於行者必篤操於行者篤則著於言者必昌也近數十年時文之道漸敝不學而詭遇者始有速化之術揣摩聲病塗澤顏色以求合於有司有司者亦卒其膚學淺識以繩尺夫士於是時文始可以不學而能矣既以不學而得科第又以不學而得科第者居於民上是非善惡之說既無所動於其心成敗

得失之蹟又未嘗經於其目而資讙以爲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徒
究揣脂韋如先生所云哉其任已纖纖以[illegible]入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齊
蓋不少矣嗚呼此豈時文之咎哉今四先生之爲文方有志
於經世合變而其文之精深博大各具所長亦實有以異於
所謂不學而爲時文者蓋將推求文辭之本以爲當世之用
然四先生者惟星階先生得登甲榜餘皆以名孝廉終蓋未
嘗一日有施於世也夫士之砥行立身者不得於身必得於
其子孫而自古英雄俊傑之有功一時者其淵源常在先世
中丞以布衣從軍轉戰湖湘嶺海蕩平浙東西汗馬之勤聞
於天下及其屏藩吾浙當瘡痍水火之餘愛民下士奮發踔
厲綱舉目從可謂有功於時矣然每與予言即自以未學爲

恨夫今天下之得科第者一旦居於民上則倜然曰吾可以不學矣而中丞之言如此此其漸漬於先人之教而度量之過人何其遠哉四先生之文具在中丞誠有志於學以爲古今之大臣則卽其文以求其本夫亦曰讀書而已矣養氣而已矣讀書則理明養氣則愛憎喜怒之所發皆有以權於義理之至而不爲傾險佞諛之所欺則所謂善讀父書而能應世合變孰有加於中丞哉中丞方承　寵命開府廣東廣東之民無異於吾浙之民而中丞之權益專中丞之學當益進則其所以光大四先生者豈徒文辭而已哉然而四先生之文自此益遠矣同治五年夏四月

袁端敏公年譜序

成皇帝之季衣言居京師項城袁端敏公方為御史有名於
顯皇帝初元衣言官翰林見公彈奏某郡王及侍郎
書元事尤以為偉公之劾某郡王人頗為之危即上意
亦以為太甚非所宜言然猶抵某王以罰譴其尤顯白者數
人遂正朝廷之禮竊歎公固諒直亦遭其時然也未幾公出
督師安徽垂十年屢蹶屢起而衣言亦出為安慶守連遭患
難不得再瞻闕廷而公則既卒矣今年春復以選人至京師
公子保恆以同年之好假館以居屬為譜公之行事因得盡
讀公所為內外章奏無慮數十巨册則知公自官臺諫至為
將帥卒以病歸前後十餘年自論軍中事外凡關於君德之

得失行政之是非用人之當否與同時大小臣工之忠奸邪正無不極言以聞　天子或立爲變改或入而後行或留中不發卒見採用而絕未嘗以愚直見罪戾乃益流涕太息以謂公之能諫　二聖人之能受諫實一時之盛也夫諫官之爲用自有書籍以來至於今數千年無不以爲朝廷鼓大夫之事存亡治亂之機此固不待言矣而衣言竊以爲尤繫於治亂存亡而不可一日已者莫甚於賢否舉劾而賢否舉劾之在郡縣尤甚於朝廷朝廷之臣天子耳目之所及喜怒之所加也至於郡縣其去天子近者數千里遠或萬里外民之疾痛困苦不能自控於天子也則曰吾以告之郡縣吏天子不能見我民也則曰吾以屬之郡縣吏天子恃郡縣百

姓恃郡縣而郡縣不足恃也則所恃以察郡縣者莫切於監司大臣而天下之監司大臣往往不憚於欺天子而莫不樂於庇郡縣吏郡縣吏知天子之遠而可欺監司大臣之近而可庇也則巧為法以媚監司大臣而恣其意以虐民於是民始無所告而大亂作矣廣西淮壖之賊其始皆吾赤子也為善不得伸為惡無所懲而赤子乃化為盜賊夫天子不能見百姓不能察郡縣而獨於深宮九重之上可以明見萬里之外者賴有諫官而已則諫官者天子察監司大臣以察郡縣者也天子之耳目一人之耳目也諫官之耳目千萬人之耳目也以千萬人之耳目為一人之耳目則亦孰得而蔽其明哉嗚呼孰謂天子而可以輕視諫官也哉孫端敏公遺[illegible]

兩朝街以自盡其言今之所見於遺奏者如此豈獨公之忠

成皇帝

顯皇帝之深痛百姓而恐其無告眞聖人之用心也公獨何幸而適遇其時哉而與公同時諸公以直言聞如朱公琦陳公慶鏞王公茂蔭四五人者至於今猶令人歎息爲不可及然則諸公者亦何幸而適遇其時哉故表言於公之奏議凡有關於舉劾之大特備錄之其疏留中者則屬公子保恆載之家集以俟異日焉表言次公之行事而不能無世變之感矣公既以直言聞其後乃能爲將帥爲國家扞禦禍亂人尤以爲難表言則謂此可於爲御史時決之也汲長孺事武帝武帝以爲戇及淮南衡山之謀以爲公孫丞相等如發蒙獨畏長孺而武帝亦以淮揚勁

兵處謂長孺可以卽　治嗚呼仗節犯難之事豈可責之選耎取容者哉同治七年十月瓜州舟次

旌表烈婦錄序

同治二年予依湘鄉先生安慶軍中績溪程生光國觀甫亦避寇來安慶與弟二人奉父以居觀甫年少誠篤向學甚[illegible]湘鄉先生所喜觀甫故來就予學已而予攝廬鳳兵備去安慶旋以太淑人憂歸與觀甫不相聞者五年去年冬來官金陵舊時皖中友往往在詢以觀甫則歿已數年獨其父尚無恙年已邁而觀甫諸子皆幼穉予甚爲觀甫悲繼復遇歙汪君士珍爲予言觀甫仲弟某季弟光輔皆先後卒而光輔婦胡氏殉夫事甚烈初光輔以父命賈上海及觀甫兄弟卒父令復爲儒甫補縣學生復以病卒胡氏絕粒七日以徇之年甫二十一湘鄉先生既爲請旌於朝一時士大夫復競爲詩

文以美其事此錄所載是也予謂烈婦深痛其夫而不肯少愛其生如此然人亦孰不愛其生而私厚其生者至於犯禮義蔑廉恥以爲之則自褻其生亦甚矣如烈婦者豈可謂不愛其生也哉人之有生其幸無過於富貴壽考而百年之久殆如過客至於烈婦之節乃欲與日月爭光亙千古而不敝此固可爲程氏父子慰者也汪君又言績溪烈婦馮氏者馮明倫女文童石承萬妻承萬禦賊受傷死馮氏亦不食死死之日異香滿其室其事與烈婦絕相類馮氏之死先烈婦數年而與烈婦適同縣然則天地清正純淑之氣其鍾於婦人女子乃獨多也歟烈婦監生胡雲衢女光輔字纘之其名汝均己巳正月鍾山草堂

介庵文集序

同治丙寅衣言在杭州既爲碧庵張先生銘墓而先生之子某復以先生所爲介庵文集見寄求爲之序予爲訂定其可否復詳論其辭義之美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將漸致於韓歐陽李杜氏無不可也此豈妄言也哉蓋衣言於先生之文盡心焉爾矣竊嘗論吾鄉儒術之盛無過於南宋乾淳之際而其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之爲文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深於史而其發之爲文則賈生蘇氏之流也二先生之書今猶具在吾鄉之人能讀二先生之書者尠矣讀其書而知其意者尤尠矣至於由止齋而知可以爲子

長永叔由水心而知可以爲賈生二蘇又豈可人人而語之哉盡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韓歐陽李杜氏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止齋水心之爲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爲文則必有奮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遠筆數百載以前而以爲不可幾及幸而得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近而忽之是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詩尤盡心焉而復申其說以爲之序使鄉之人取先生之文讀之而知其可以漸致於韓歐陽李杜則乾淳諸儒之盛其將可以復見乎是在勉之而已先生淡於榮利生平獨嗜讀書故其所詣之精如此其歷官行

義則已具於銘幽之文矣茲不具書庚午七月書於金陵

焦尾閣詩序

焦尾閣詩一卷予友黃巖王禹堂渠城母盧恭人之所爲也渠城旣輯其母之詩以求予序而復述其母之遺行以著其思母之意其辭甚悲予不忍卒讀也蓋自粵寇之亂黃巖旣爲賊陷渠城父母奉其大母轉從避寇流離奔走不遑安處者幾一年及寇去得返而恭人不久卽病渠城方以試事出比歸則孺人已卒此其所以悲也然渠城雖以應試不能日侍母疾致有終天之痛而渠城之出實母命之行其母之始病渠城固尚在左右及其卒也渠城近在杭州父召之卽反母卒未一月也渠城少小篤學爲名諸生登賢書爲名孝廉凡母之所以屬望於渠城者渠城皆有以慰之渠城固不勝

其悲而在母固可以無憾也吾家之被寇先大夫與丁太淑人倉皇出避其事與渠城父母無異而予兄弟之再出太淑人實不樂其行及太淑人有疾予方在鳳陽予弟方在京師太淑人病且亟予兄弟猶不得知及聞太淑人之喪數千里匍匐以歸而太淑人已殯矣嗚呼此其遠去父母之罪上通于天視渠城何如也予母初未嘗以仕宦望予兄弟及其病也又甚望予兄弟之歸而不得則予之無以慰母心者視渠城又何如也渠城痛母之切以謂天下之悲無有過於渠城者而豈知予兄弟之所遭其可悲又有甚焉者乎渠城敦行好學方且取甲第顯名業以大慰其母之望又能編輯遺詩以寄其杯棬手澤之感而顧命予以一言而豈知天下豈

有無母之人哉亦所以答其城之請而已矣盧恭人孝廉頤孫處士肅姪女警敏通書史而性尤孝其父之疾嘗割臂肉以愈之及歸王氏順於翁姑和於妯娌視諸子如子皆婦人所難能也其生以嘉慶庚辰卒以同治乙丑年僅四十有六云同治辛未正月治城山莊

王梅庵先生遺集序

同治三年正月予自壽州旋里過金華遇學使者吳和甫詢輩極稱黃巖王子莊之賢予心識之又二年予在杭州書院子莊以鄉試來杭與予同居喜其儒雅溫粹以謂雖其爲學之勤而淵源所漸蓋必有得於父兄師友之益子莊在書院孳孳諷讀閒則手抄其先人遺訓六篇爲梅庵先生集予取而讀之則皆菽粟布帛之言未嘗稍爲高談詭論而饜切人心令人往復循誦不能自已然後知子莊學行之美其淵源固有在也先生修身績學雖以老諸生終而年登上壽鄉里崇敬推爲祭酒子莊又善讀父書謹守先生之訓以自淑其身凡先生所謂立品讀書取友之道皆庶幾篤信而允蹈之

既以優行充貢旋登丁卯賢書其所以顯親揚名將益光大盛美先生可謂善教其子子莊可謂無忝所生矣今夫松柏杞梓豫章梗柟千章之木百仞之幹蔽風雨而干雲霄者其所產之地必在大山窮谷水土之所聚陰陽之所會苟非其地則不能生美材而斧斤牛羊之害滋培壅護之功之恃乎人者無以繼之則亦無以成其美矣子莊仰承家學備有淵源可謂篤生之慶而所以滋培壅護之方則即此一卷之書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是在子莊之自為矣昔南宋之季黃巖諸先輩儒術甚盛南湖杜先生兄弟師事朱子而其後有清獻之相業車敬齋隱居講學其子隘軒兄弟繼之至王峰雙峰而其道益光當時儒學名門後先承接之美今人心

嚮往之以子莊之賢而又能恪守先生之遺書充而大之以復乎南宋諸儒之盛軌則後世論黃巖王氏之學推原[illegible]必以謂自先生發之矣同治辛未

黃禮部詩序

予在上書房時所居澄懷園廬嘗塗黃勤敏公直南齋[illegible]居之有小竹一叢猶公手植所謂食筍齋者也勤敏工文[illegible]善畫而所爲詩曰壹齋集予尤喜之以爲予瞻不能遠過既得居勤敏舊廬乃請於壽陽祁文端公重書齋額揭之便坐以示仰慕勤敏之意予既出守安慶又十年同治戊辰來官金陵勤敏之孫安謹子慎亦以知縣待次適在江南見予詩有及食筍齋者亟介予友南匯張文虎嘯山索予詩以去已而復以壹齋集見寄又以其尊甫小田禮部集屬爲之序以予與黃氏有文字契也小田之名屢見壹齋集中顧絕未嘗見其詩今既得盡讀其所爲過庭誓墓避弋萍盱諸集則知

勤敏視丁贍固無媿而禮部殆過叔黨於是益歎黄氏仍世父子文章儒雅殊不可及予在書房時兩齋翰林十數輩往往以文學意氣自相矜尚然每念勤敏當日即歎前輩風流不可復見而是時祁文端公猶居京師時時相從飲酒談藝每舉言勤敏時事予竊謂見文端如見勤敏也及予以出守去後數年文端公旋卒則所謂如見勤敏者亦不可復得矣今讀禮部詩尤喜其似勤敏以平生仰慕勤敏之意見禮部之詩亦如見勤敏而詢諸嘯山則禮部之卒亦十餘年矣嗚呼歲月疾速如此才人壯士欲其常留於世固不可得而流風遺韵所存往往相去數十年輒渺然若不可及此豈非人之所能爲歟禮部之詩才力不逮勤敏而精新要眇獨有所

得諸非流俗之所能為它日當與壹齋集並為世所貴重而文端公卒後其所為禮欽亭集今亦大行於世然則勤敏父子雖不可作而其文章之可以自見固且愈久而愈光即予之所歎為不可復見者亦自有其不可亡者也獨念平生仰慕勤敏既不相及幸得從文端公游以求其淵源相為承接之故而今日之念文端乃無異於昔日之念勤敏也此則覽讀禮部之詩而不能無概於心者矣同治壬申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於金陵思食荷齋

江南武鄉試錄後序

同治庚午江南武科臣以內提調分校東闈既畢役謹序恭進試錄因得綴言其後曰臣不才幸用文學致身未佐出智慮謀議朝廷猥以素所未學從虓暴之閒求將帥之選誠未足以知之然竊見國家定制騎射取士程以膂力美哉

聖人之法百王之所不能易矣趙武靈變服取樓煩林胡漢武定滇亦鑿昆明習水戰因時便利有宜有不宜且漢與匈奴同居西北廣野而當時謀臣以謂外國長技三中國長技五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以相强衞青驃騎掃穴犁庭立功萬里之外彼所用者獨非漢之利兵耶畢昴之閒天爲之限中國神明所居人民稟五行之正聰明才力超絕異類庳

厲為用覘乎其人兵家者言奇正無常要之勿誘於敵世衰道澆機智日出險毒愈甚然皆徼幸一時非所謂長策勝算而淺夫耳食方藉口於武靈昆明之事烏足以知祖

宗聖人之微意乎　天子神武中興必有遠略大度之士為之折衝禦侮庶得其人　臣雖疏遠尚欲得而議之江蘇候補道臣孫衣言謹序

胡月樵退補齋詩存序

予與月樵不相聞將十年去歲秋間月樵自鄂州以新刻詩一卷見寄又以所爲近詩四巨編索予序予始知月樵[illegible]詩今年月樵以省其故人何侍郎來金陵就予館輒連日夜論詩不倦復出所爲樂府古詩數十篇則知月樵於詩已久詩又多且工予始與月樵相見在咸豐乙卯之夏時月樵方以鴻部郎居京師好客喜造請士大夫官京朝往往多月樵相識月樵日從諸公貴人歌呼飲酒門外車常滿尤強力喜事遇事俛劇愈心開諸貴人或有賓祭期集即以屬月樵月樵咄嗟立辦予特謂月樵年壯氣盛它日當爲能吏有才而不謂作詩之善如此蓋月樵自與予別益折節讀書及至武昌

與何伯英張鹿仙諸君友善繼復識閩林穎叔乃益顓力爲詩詩遂益工予益歎月樵善自變化而前之知月樵未足以得月樵之深也然予見古之所謂詩人大抵山澤之癯顦顇顓壹之士否則逸情曠志翛然勢利之外者也予自去京師後每爲詩輒恨不自得月樵雖才力過予然方傳書執掌遂遂人事亦安能恣肆適已以自快所好於文字之閒乎予與月樵皆居浙東千里外而永康在金華萬山之巔古之所謂洞天福地仙人黃初平之所游予每度括嶺望仙都求軒轅鼎湖之遺見其雲山窅遠竹樹深蔚溪壑交流映帶若隱若顯出於蒼翠叢灌之閒輒低徊不能自已月樵其亦慨然念之乎乜日飄然東歸淩濤江泝湍瀨求月樵於華溪龍窟之

間相與攜酒蠵屐登高窺幽訪昔時高人逸士如嚴光游[illegible]眞其人者以與之游月樵之詩且益進而不可及也同治壬申十一月

琉球入學見聞錄序

琉球自國初以來子弟入監讀書者七乾隆間教習臣潘相始為入學見聞錄一書所載朝廷恩數及其國世系風土人物文字言之甚詳嘉慶間教習臣黃景福復為見聞辨異一卷攷訂訛誤皆足與徐葆光周煌諸志互為資証道光二十一年琉球弟子向克秀阮宣詔鄭學楷東國興四人入監臣以副貢生充教習時與諸弟子詢考謠俗大約無異前錄而其在學所為詩文別為錄刻故不復著論今年二月臣以提刑淮南北奉命入覲適琉球弟子林世功學成將歸來謁於客邸世功在其國時嘗從宣詔國興學故備再傳弟子之禮隨教習臣徐幹來見而幹復以所輯見聞補錄屬為

之序猶與盛哉我　國家聲教覃敷無遠弗格而海外藩邦能以禮義文學接於上國其子弟又能循習儒雅知　中國所謂師弟子之禮皆爲可紀昔子思之書推言聖人教化之盛至於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其盛德沾被非疆域所能限隔而四荒絕域言語之不通文字之不同乃有事祆神逞怪誕以自絕於聖人者夫聖人之教所弗及則亦非帝王之權所能洽矣然上竊見載籍以來如漢之冒頓晉之劉石唐之吐蕃回鶻皆能騁其凶驁爲禍中國而其棄禮蔑義自相傾奪以取滅亡大率遠者百年近者數十載輒種類絕滅歸於烏有殆與草木禽獸無擇而琉球乃以海外小邦被服冠帶誦法詩書爲中

國儒者所紀比於春秋鄒魯嵩獨　天子文治之美亦與涵濡聖教者深也是固宜保守藩服遠有歷年者矣故臣於幹之所編纂為之言而獨惜夫言語之不通文字之不同者未能使之與讀是書也

琉球詩錄序

中山人士往往能爲詩然多爲五七言律絕以資酬荅而已鮮有爲古詩者予爲教習時頗令弟子輩汎覽漢魏唐人以來諸家作者間語以古人作詩格法蹊逕皆洒然有得其所爲詩亦往往可觀予嘗擇其雅者錄而刻之謂之琉球詩錄今年春琉球學生林世功在監期滿其師教習徐君幹亦有詩錄之刻取而閱之則皆馴雅可誦而林生又來乞余題學齋詩謂將歸詒國人徐君又言琉球人極重于前錄幾於家有其書其好文而勤學皆可尚也　聖天子在上方以文章禮樂陶冶天下俾各安其性命之正而荒洲窮島狉榛蒙昧之民猶有奮其角牙含沙噓毒自外王化者而琉球禮義

相承三四百載士之北學中國者獨能以揚扢風雅自託於中朝俊秀之倫殆所謂蓬萊方丈秦皇漢武之所望而不見者歟於戲盛矣

琉球詩課序

教習徐君既選琉球弟子之詩以爲詩錄又取所作帖體詩別爲一編而刻之大抵彷予前刻意也予謂試律之作始於唐人至今日而　朝廷儒臣碩望下至山陬海隅鄉曲之士無不揣摩聲病妃紅儷白以求合於應試之體而海外文物之邦如琉球者初未嘗有場屋取士之法乃亦效而爲之信乎風尚之所趨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予嘗聞中山人士雖尚試律然其國人所爲大率四韻而已阮宣詔等入監讀書始有八韻之作而徐君此錄所載林生詩尤爲妥帖詳雅有中朝館閣氣象則其文教之開而日新尤可喜也昔宋人言詞科之倣一時競爲儷偶至有以一聯之佳終身富貴者

今　殿廷考試皆用八韻而館閣之士畢精壹志以求工於聲韻對偶其弊殆亦類此獨琉球幸而無之則其所謂試律或猶近於古詩之流也歟徐君其必有以取之矣

林恒軒詩序 甲戌

予年十八九在邑校從城中曹先生秋槎游學爲時文其時樂清林君大椿恒軒亦亟從先生學曹先生雖以時文名然兼治古文辭故予與恒軒亦時從先生學詩恒軒年稍長於予貌癯而氣樸見人輒闇默無言在邑中尤不輕與人交雖予亦不能時相見往復論議其後予至樂清一訪恒軒始得見恒軒所爲詩予甚賞其五言古詩質實有義理以爲可傳後又十餘年自京師歸復見恒軒於郡城出示其詩詩益進而竊歎恒軒須髮半白矣其後予官京師久恒軒不幸遂卒前年予在金陵仲弟書來言恒軒詩已得其門弟子刻之獨俟得兄序以事多久不得爲而我弟趣爲序不已蓋予最知

恒軒子誠不可無言也恒軒諸事父母居鄉恂恂篤謹常終歲閉門教授不輕出獨喜讀書著文於諸儒書及天官歷算家言皆能研精覃思而書皆未成獨其詩可以示世連應鄉舉卽不中以廩生八次貢國子以卒又無子以從子爲主後蓋天之嗇於恒軒如此然其修身篤學卒有可見於後世則恒軒之所以自厚者天亦未能與也恒軒可謂無憾矣昔水心先生記樂清王忠文公及孝廉錢公司理賈公之祠以謂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者亦我地之所有也而三賢之名遂至於今未嘗以窮達有所先後今樂清之士得名位以才德自見者蓋鮮然使鄉曲之間果有如照載元鮀其人者人亦豈得以無忠文之名位少之哉恒軒蓋

知之矣吾鄉諸儒莫盛於南宋而予尤慕薛文憲陳文節之爲學嘗讀其書時時訪求其軼事每見後生秀士即欲導以永嘉之學從者無有應者夫永嘉之學之盛豈有它術哉使郡邑閭皆得如恒軒者一二十人其爲乾淳之盛無難耳獨憮如知此者鮮也則於恒軒之詩其烏能無言也哉同治甲戌二月二十四日在安慶序

李芝農詩序

廬州李太守炳濤以其尊甫芝農先生遺詩一冊見示屬爲之序置几案間幾二年衛書叢襍久之未有以報憤予初識君在道光戊戌己亥間君時爲太醫院屬官太醫堂上官僅五品所屬有首領御醫八九品吏目無慮四五十人皆北方里巷子無一士人亦不知其何由得官自吏目以上踐更直內廷稍遷至御醫即爲　天子主方矣事任綦重而其選顧輕不知何謂也芝農獨通儒家言善唐宋人書法其爲詩尤善也芝農在京師年已六十餘官卑祿入薄然甚自重資醫以贍妻子義取外不妄有求所居在琉璃廠東小巷僅通車予兄弟京居嘗病時時詣君求療治破屋數間排門入殘

書舊帙堆疊錯亂兩稚子同案讀書聲琅琅然其幼者今廬州太守也予在京師時未知君能爲詩君既卒予亦出官於外無由得君家子弟狀及來金陵太守以書來自言家世乃大憙故人有子比來安慶與太守時時相見遂獲盡讀其詩詩先有予弟止庵序謂君以善醫稱所活人千百數必有所論述成一家言其有用於世十倍於詩當益蒐輯勿令君之徒以詩傳予弟之言是也然觀此數十百篇則固可以傳君矣太守起家縣令歷蒙城亳州攝鳳陽府以　特旨擢守廬州官日起有聲所至以鋤奸去弊清理獄訟爲先而不以毫髮妄取於民志趣與流俗異甚皖之民畏而愛之予每與人言好官輒以太守爲稱最於此又以知君家法然則所以傳

君質不徒恃此數十百篇矣是尤可喜也光緒元年冬十二
月瑞安孫衣言書於安慶

惟寄山房詩序

昭文王大令愷少溪嘉慶初以進士爲令我浙宣平後又爲廣東澄邁皆以廉平稱令宣平時嘗分校浙闈我邑前觀察林公實出其門觀察守重慶川督蔣相國攸銛以吏治第一薦後備兵大名相國督畿輔又薦之令觀大令行述其爲澄邁時相國實撫粵東特爲賞異則師弟子文學政事淵源固有自矣觀察孫蒙城令君用光若衣比居予官舍大令之孫宗城適來皖以通家世好來視若衣出大令所爲詩一冊屬予爲序予謂大令以名進士爲循良吏惠澤在民不必以詩傳而詩又和雅可誦宜宗城之護惜之也寇亂以來故家世族淪喪多矣其殘編斷簡付之灰燼者尤不勝其多也觀

縈遺文有寶香山館集若衣緘縢置篋中數十年南北奔走未嘗須臾去手開出展閱紙墨如新宗城飢軀遠游家無長物獨抱此編唯謹皆可謂賢子孫然則廉吏可為其遺澤所詒亦有相似者耶觀察集久未鋟板若衣力尚能爲而宗城年壯有志二君子文字之傳其終當有賴也哉光緒元年除夜大雪瑞安孫衣言書

廣濟耆舊集序

廣濟夏徵君槐既舉丙子鄉試以予與科舉提調循俗例弟子禮來見既復出所輯廣濟耆舊集十二卷求爲之序蓋取其邑之能爲詩者自明嘉靖以來凡數十家得詩千餘篇都爲一集以寓表章先達之意於戲徵君之爲是書用心可謂善矣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曰死者如可作也我則爲隨武子古之君子嚴於其國之先賢如此此豈有私於其間哉仁人莊士流風遺澤之所存其可傳於後世者誠足繫人思也禮言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爲國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士之自立於已而有傳於後固非易言而又豈可忽也哉予平生嘗言鄉邑軼事毋

讀史策及諸家文字凡有涉於我鄉先生雖單詞瑣事必錄
而存之既刻林直閣竹軒雜著許右丞横塘集葉文定水心
別集劉忠肅蒙川集復手校陳文節止齋集葉文定水心前
集欲有以廣其傳今讀徵君此書於我心尤戚戚焉廣濟在
蘄黃閒蓋一小縣唐宋以來名卿巨儒鮮有著者至明中葉
作者始盛集中所載如王大謨惟尹之恬退吳堯嗣明仲之
讜直楊大鼇用極之高義見於志乘者殊可慕也 國朝之
初饒定中楊大勳吳兆崙輩不忘故君隱居遯世大節凜然
而金會公以巍科績學蔚爲州部之望同時劉千里張展人
諸人雖名位不顯而文章著述彀登 祕府與康谷子慈山
人後先輝映蓋皆可謂天下之士而風聲所樹實在一鄉承

學之士誠能興起而慕效之師友淵源班班可考亦何必長之四海之博千載之遠哉徵君好學能文方為鄉里推挽引漢之所謂郡國廉孝者其來見予造於便坐靜深而寡言溫雅而有體實又足以稱也今觀此書網羅放失表章遺佚其留心邑之文獻既如此則修身厲品厚自樹立必當求無媿於諸先生者使異時廣濟之士言其國故亦將有取於徵君是豈徒區區文詞之美而已哉光緒丁丑仲春瑞安孫衣言序

永嘉先生時文序

吾鄉南宋時學者極盛而當時科舉之文亦推東甌冠越鄉先生中如陳文節之待遇集葉文定之進卷及八面鋒奧論論祖等作皆所謂場屋文字一時謂之永嘉體文節尤工省題初以春秋應舉後以弟子蔡文懿春秋學大進即改占詩賦遂與文懿同時登第師弟子雄視場屋孫奕葉紹翁陳振孫諸皆喜言其事三先生名臣巨儒其它著述絕出異甚而於所謂時文乃亦致精如此明以來以四書義取士則四書義即時文也其時劉元受方伯項颺東參政父子最工時文參政集有義則一卷項思堯之時文歸熙甫至為之序而明時吾鄉人物亦甲浙中盡士既託身場屋即不能不求工場

屋之文以蘄有合理固當爾而下州僻縣數十年不出一人者必其時文先無足觀然則時文烏可忽耶今日鄉曲之士狃於固陋既不知爲古人之學至於場屋之文乃亦鹵莽滅裂而科名爲之衰矣然二百年來我猶得工時文者二人焉曰艾園谷先生誠敬軒孫先生希旦艾園之文多精微要眇之思而務出之以透達敬軒之文多俊傑廉悍之作而實蓄之於雄深同時文家才氣之盛詞華之富有過之者至於格律氣韻皆遠不逮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敬軒先生篤信程朱生平邃於三禮艾園先生隱居奉母自守介甚郡守長不得一見其面晚年喜讀荀卿王仲淹書其學皆有根本而於時文又嘗盡心力而爲之故非人所能及二先生者使其生

於乾隆之盛其遂不能爲文節文定諸公也哉近日吾鄉一士因陋就簡既不能精於場屋之文以取世之所謂科第仕宦習於聞見之陋以成其志趣之卑語以南宋諸儒幾不知爲何人進以止齋水心之文章則以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嗚呼豈非自棄也哉昔呂成公敎人常欲因時文以導之於學而南宋永嘉學者吾鄉之大師也予于鄉黨後進嘗欲因文節文定之文以進之於文節文定之所以爲學文欲因文節文定之時文以進之於文節文定之所以爲文而竊謂如谷先生孫先生之時文又所以導之於文節文定之所以爲時文者也既得二家遺稿因爲合而刻之命之曰永嘉先生時文使吾鄉之士知有永嘉文體雖在風流歇絕之時未

嘗無篤志復古之士而苟能有古人之志卽未嘗不可爲古人之學則乾醇墜緒固可以復振也予雖老矣尙庶幾再見其盛也歟光緒丁丑四月湖北布政使新調江寍布政使郡後學孫衣言序